

三角梅

灿烂若云霞

它们总是
一小片一小片,看
着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簇拥在
一起时却又显出如火如荼的斑
斓。也难怪作家汪曾祺戏谑道:
“在我的印象里,它好像一年到
头都开,开着,没有见它枯萎
凋谢过。大概它自己觉得不过
是叶子,就随便开开吧。”

这种“随便开开”的叶子花
是紫茉莉科植物,拥有九重葛、毛
宝巾、箭杜鹃等众多别名,其中最
为海南人熟知的当数三角梅。

尽管名字里有个“梅”字,但
三角梅与蔷薇科的梅花八竿子
打不着。于2012年被评选为海
南省省花的它,也并不是土生土
长的“海南花”。

1766年到1769年间,一支
来自法国的航海远征探险队途
经南美洲的巴西里约热内卢时,
被岸上的一片三角梅花海
所吸引,随即采集样品带回欧
洲。经此番亮相,这一物种界
的“新鲜面孔”很快便被引种至
世界多国,但其越过重洋在琼
岛扎根还不足百年光景。

由偏居一隅到“遍地开花”,
三角梅的际遇之变,或许正是得
益于其随遇而安的性情。

看,“宛若游龙”是它,高速
公路隔离带上,一枝枝红的、紫
的、粉的三角梅疯长,一路蔓延
似长龙游走;“飞瀑凌空”是它,
不知是谁家的院墙外,几株紫
色的三角梅似爬山虎般攀援而
上,远远望去如瀑布自屋顶倾
泻而下;“火树琪花”也是它,街
心公园里,一朵红花颤颤巍巍
地探出头,再往前走两步,团团
簇簇相约怒放的三角梅在眼前
铺展开来,如霞似火,绚丽得叫
人挪不开眼。

不拘于墙头、街巷,无论公园、
山野,三角梅就这这么一路奔跑肆意
打滚,以至于在海南,你根本无法
预料会在何时何地与它撞个满怀。

与春日里盛开的其他花儿
相比,三角梅其实只能算是“姿
色平平”:三片苞叶环成三角,
中有小花聚生,不影不显,无味
无香。或许它对此心知肚明,
所以从不以一花一朵争辉,而
是叶连叶、枝接枝、花叠花,仿
佛无数个细小的春天,小打小
闹着,却也当得一个“盛”字。

粉的迷人,红的炫目,黄的
灿烂,白的纯洁……随着海南
农业科研人员不断地“寻花”引
种,如今海南的春天里,三角梅
称得上是“临风艳一城”。

赏花地点●

海口三角梅共享农庄

琼枝嫣红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瑶



昌江七叉镇的木棉花绽放,吸引游客前往赏花。
海南日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杨耀科 摄



近日,市民在海口三角梅共享农庄赏花。海南日报记者 封烁 摄

昌江叉河镇排岸村的木棉花景观。海南日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杨耀科 摄

它们总是
一小片一小片,看
着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簇拥在
一起时却又显出如火如荼的斑
斓。也难怪作家汪曾祺戏谑道:
“在我的印象里,它好像一年到
头都开,开着,没有见它枯萎
凋谢过。大概它自己觉得不过
是叶子,就随便开开吧。”

这种“随便开开”的叶子花
是紫茉莉科植物,拥有九重葛、毛
宝巾、箭杜鹃等众多别名,其中最
为海南人熟知的当数三角梅。

尽管名字里有个“梅”字,但
三角梅与蔷薇科的梅花八竿子
打不着。于2012年被评选为海
南省省花的它,也并不是土生土
长的“海南花”。

1766年到1769年间,一支
来自法国的航海远征探险队途
经南美洲的巴西里约热内卢时,
被岸上的一片三角梅花海
所吸引,随即采集样品带回欧
洲。经此番亮相,这一物种界
的“新鲜面孔”很快便被引种至
世界多国,但其越过重洋在琼
岛扎根还不足百年光景。

由偏居一隅到“遍地开花”,
三角梅的际遇之变,或许正是得
益于其随遇而安的性情。

看,“宛若游龙”是它,高速
公路隔离带上,一枝枝红的、紫
的、粉的三角梅疯长,一路蔓延
似长龙游走;“飞瀑凌空”是它,
不知是谁家的院墙外,几株紫
色的三角梅似爬山虎般攀援而
上,远远望去如瀑布自屋顶倾
泻而下;“火树琪花”也是它,街
心公园里,一朵红花颤颤巍巍
地探出头,再往前走两步,团团
簇簇相约怒放的三角梅在眼前
铺展开来,如霞似火,绚丽得叫
人挪不开眼。

不拘于墙头、街巷,无论公园、
山野,三角梅就这这么一路奔跑肆意
打滚,以至于在海南,你根本无法
预料会在何时何地与它撞个满怀。

与春日里盛开的其他花儿
相比,三角梅其实只能算是“姿
色平平”:三片苞叶环成三角,
中有小花聚生,不影不显,无味
无香。或许它对此心知肚明,
所以从不以一花一朵争辉,而
是叶连叶、枝接枝、花叠花,仿
佛无数个细小的春天,小打小
闹着,却也当得一个“盛”字。

粉的迷人,红的炫目,黄的
灿烂,白的纯洁……随着海南
农业科研人员不断地“寻花”引
种,如今海南的春天里,三角梅
称得上是“临风艳一城”。

赏花地点●

海口三角梅共享农庄

驾车进入霸王岭南麓,
弯弯曲曲的山路延绵在昌江黎
族自治县王下乡的苍翠峡谷中。
满眼绿意间,一抹耀眼的
红忽闪而过,还未瞧清楚模样,
大团大团的如泼了红漆般的木
棉花便后脚跟着前脚出现,锁
住了所有人的目光。

在昌江,要数王下乡的木
棉花开得最早。平日里,它们
绿得平淡、低调,几乎毫不起眼。
似乎不甘于再当陪衬,一
树憋得鼓鼓囊囊的花苞还未等
到咄咄逼人的冬寒消散,便按
捺不住地换上“红妆”,尽显天
真烂漫。

或是收到了讯号,霸王岭
脚下,昌江江畔,一簇簇木棉花
也相继压满枝头,由一树引燃一
丛,从一沟蔓延到一山,最终
不可遏制地红透半边天,似乎
有一种要点燃春天的势头。

下车后徒步靠近,只见其
花色红如鲜血,密密匝匝地绽
放在光滑的裸枝上。再加上木
棉树是速生树种,生长速度快,
动辄能长到十几米高,枝条又
都长在离地很高的位置,仰着
头在树下观望,会觉得整棵树
看上去身姿伟岸,也难怪木棉
被赋予了“英雄花”的美名。

只是还未等到木棉花苞全
部“炸”开,便已有不少落红飞
向地面,砸出声响。往往是听到
“啪”的一声后,五指山市通
什镇番茅村村民黄丽燕会赶紧
追上前,将形不枯萎、色不消退
的木棉花拾起,带回家将其摊
开晒干后用于酿酒。

酿制花酒是一种就地取材
的生存智慧,当我们回溯历史时,
会发现海南人对木棉的利
用可追溯到很久以前。

清乾隆元年进士、刑部尚书
秦蕙田撰《五礼通考》时,在“岛
夷卉服”下注:“卉即花也,乃木
棉之正名……禹时岛夷已制以
为服,故特别之曰卉服。而取其
木棉之精者为织贝,以入贡篚
也。”他认为,早在夏禹时代,海
南人已开始用木棉纺织衣物。
这一观点与苏东坡在《东坡书
传》卷五《夏书·禹贡第一》中的
记述相呼应:“南海岛夷,绩草木
为服,如今吉贝,木绵之类,其纹
斑斓如贝,故曰织贝。”

可见,在棉花被大规模种
植并用于纺纱织布之前,海南
先民巧取木棉织就色彩斑斓之
衣,给世人留下了极深的印
象。一直到今天,每年木棉花
期过后,仍会有不少黎家阿婆
耐心等着木棉果实壳裂,然后
取其白絮,在机杼声声中延续
黎锦荣光。

赏花地点●
昌江叉河镇排岸村

木棉花
在琼州大地层层铺
染,几乎快要占尽春日花事的
风头。能与之一较高下的,火
焰木绝对算一个。

从海榆中线到东线高速,
再到海口市区,一丛丛灿烂的
火焰木遍布海南城乡,映着
山野、蓝天与高楼,由暖冬一路
欢腾热闹至春日。这一原产于
非洲的热带树种,长得高大挺
拔,约有十余米高,树冠广阔,
叶盖如伞。花开时,伞房状花
序生于树冠之上,硕大且密集,
猩红色花瓣边缘镶有一圈金灿
灿的黄色花纹,远远望去似片
片火焰在树梢狂舞,蔚为壮观。

因其花朵形状亦似郁金香,
火焰木又被叫作郁金香树。
而它的另一个别名——喷泉
树,乍一看实在有些让人摸
不着头脑。流传较广的一种说
法是:火焰木的花朵未开放前
呈闭锁状,内侧储存的雨水或
露水刚好可以供旅人或土著居
民饮用,故得其名。

别看火焰木所属的“族群”
紫葳科名气并不算大,它的一
个“近亲”对于大部分国人而言
却是耳熟能详。“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
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没错,诗
人舒婷在《致橡树》中提及的凌
霄花,与火焰木同属紫葳科。

“攀高枝”是凌霄花作为藤
本植物的本能选择,好在,还有
自强自立于大地之上的火焰木
为家族之“硬骨”正名。

几年前,数百株生长于广
州的火焰木就曾因寒潮侵袭被
冻伤,让园林工作者一度怀疑
引种这一热带树种是否合适。
经过数月的自我修复,这些高
大乔木竟再一次声势浩大地
“炸”开满树的红色大花,生命
力的顽强,让人为之动容,这也
正应了其花语:无忧无虑,用我
的热情抚慰你受伤的心。

火焰木耐热不耐寒,非常
适合在地处热带季风气候区的
海南生长。在2012年的“海南
省省树省花评选”活动中,希望
火焰木获评省树的呼声仅次于
椰子树,得票数超4.6万,受欢
迎程度可见一斑。尽管最终惜
败,这一外来树种如今却早已
成为琼岛城市园林绿化队伍的
一员,蓬勃生长,蓊郁不息。

赏花地点●
海口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



朱樱花。
海南日报记者 罗安明 摄

春天的一
切都带着新生之喜。在一
场接着一场的雨水里,一树
树花儿顺应时节而生发,红的、紫的、黄
的,争相从枝桠间探出头,昨夜仍是含苞
的娇羞,待到次日清晨眼前乍现大片形
如霞的花影,让人顿感几分雀跃。

若时节特殊,这雀跃往往还要再多出
几分。紫葳科的炮仗花可谓“深谙此道”。

一进腊月,它圆筒状橙红色的花便
一朵朵凑在一起,由细长的藤蔓串联成
条,几条、几十条、上百条,从屋顶、围
墙、栅栏、灌木上垂挂至地面,像极了高
悬着等待引燃的鞭炮(又称炮仗)。有意
思的是,不必等人动手,炮仗花便会
自己炸开“肚皮”,将花瓣裂成五瓣向外
翻卷,露出黄色的花柱,如层层爆开的
鞭炮,为新春增添喜气。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中国人习惯在噼噼啪啪的爆
竹声中辞旧迎新,如今随着“禁
燃”令的施行,这一小小缺憾在
炮仗花开中得以弥补,无疑让人
对它生出一份特别的情愫。

炮仗花开得欢快,浑身上下
更洋溢着生命之热烈。无论
枯木树桩、砖墙石垣或竹篱木
架,只要有一高处,它就能攀
援生长。

茎秆上的一个个三叉丝状卷
须,是炮仗花能够快速攀援蔓延
的秘密武器——当可攀援的
物体小于卷须的长度时,卷
须会缠绕在物体上,得到向
上攀升的支撑。而当可攀
援的物体是一个庞然大物
时,卷须前端的“爪子”则会在物
体上寻找缝隙并钩住,由此获得
依靠继续向上攀爬。

在炮仗花的原产地美洲,体型娇
小的蜂鸟是它的主要传粉者之一。
中国没有蜂鸟,但炮仗花不缺蜂、
蝶类访花者。然而有意思的是,
在我国,人们常常在一片炮仗花
中都很难找到一个果子,着实令
人费解。

不结果也罢,在扦插繁殖等人为
干预下,近年来炮仗花依旧“燃”遍我
国南方诸省,展现出入乡随俗的强大生存
本领。■

赏花地点●
海口金牛岭公园



海口金牛岭公园里的炮仗花。

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制图 杨干懿

- ◆ 朱樱花
- ◆ 樱花
- ◆ 扶桑花
- ◆ 玫瑰花
- ◆ 迎春花
- ◆ 海棠花
- ◆ 桃花
- ◆ 玉兰花
- ◆ 杜鹃花
- ◆ 丁香花
- ◆ 风信子
- ◆ 郁金香
- ◆ 紫荆花
- ◆ 羊蹄甲花